

送南行的愛而君

祖正

愛而君：

你說明天要走了，不知搭第幾次車走。方才你來向我辭行，我交給你幾封紹介信，談了片時的話，你說還要去朋友，在大門口送你騎上自行車而去。我當時已說過明天不送你的了。

我方才從大門口回進來直到此刻，心裏不知怎樣來了很深很深的空虛。今天朝上起颯了大風，北京已有初冬景象了，此刻夜深聽那院內的金風蕭索之聲。

方才是你先到我家來。我在西車站食堂裏得到家裏來的電話說西安飯店的王佛航先生有了電話，準今天下午四點二十五分的車出發。我從西車站食堂跑到東車站適巧遇見陪伴了他從南邊北來的年老母親和一位也是年老的他的姑母快要登車，就匆匆和王佛航握了別。還不等車開，我就說家裏有客人等着，又匆匆回到家來。回到家來你已先到我家等着。

你先一日寫了信來約我於今天下午四時來我處取信

併說要靜靜地談一回。你騎上自行車去後我真是心內空虛極了，走到隔院朋友處去坐了一回來的。我對朋友說道：『一個人真是不容易填滿空虛！』朋友正在靜靜地看他專門研究的畫，說道：『這些畫家不知怎樣寂寞的過活着的。』我就說道：『不錯呀，你看法蘭沙亞，米樓的畫像不是快要潑出眼淚與苦痛來的那種慘容麼。』我又略自振作的說道：

『唉，我們這些人，說的話，也走了些路來了，一個人各自的。眼看眼前的幾個朋友都還能撐強着過活下來的。』說完這些話，我抱了像絞痛樣的心胸靜靜地走回自己的房裏來，恐怕累擾了朋友安靜的心。

在此燈光下，你先一日來的那封信展開在眼前了：

『我敬愛的蘭生先生：

『駱駝書屋，中央公園，先生那樣熱誠的談話，我領略而且記取，如果明天還活着的話，今天決不會忘記。

『先生對我鼓勵，愛護，期許，我忠實的領受之。

『我們定27號走，我想26號（星期）午後四點鐘左右到先

生那里，那時先生的信也就寫好了，那時我們再談一回靜靜的。於是這就離開北京。也不知是嗚呼，我不知是快哉，只是盲目的胡鬧吧，

「……夜靜了，星月皎潔，這世界彷彿是又可愛了。」

你的愛而。O.S.A.

愛而！你今天下午恐怕是失望而去了。因為你期望的「再談一回靜靜的，」方才我們兩人都過於沉默了。因為方在東站與王佛航握別，看他高高興興陪着北來的兩位老年人回任去，我在冷颼颼的風裏颺着回來，胸中好像梗塞了什麼似的，只和你對坐着默不多談的過了些時候。

你信裏說的駱駝書屋，中央公園對你熱誠的談話，乃是兩天前一晚上，突然之間我已晚飯過後了，門外邊車夫爭吵之聲，出去一看是王佛航陪了他的老太太，祝家老太太（他的姑母）在北京的祝老先生及祝太太（王佛航的姑表親戚）一羣很熱鬧的人闖進了八月十七水月夜的院子裏來的那晚上……。

十五年不見做了地方縣知事而在北京見到的王佛航從十五年前親密的友誼中略帶一點警官出身的粗魯氣象。

「你不是沒有電話打給我說老太太要來看我麼？已經那麼晚了，自己那麼想。所以晚飯也不會預備呢。」

「不會預備？你這個人怎麼了，我們如許年不見，你忘了我的性情了。我是說怎麼樣一定不會失約的。你記得我曾經對任何人失約過什麼沒有？你今晚愛惜一頓夜飯麼？」

這是王佛航向我說的話。

「不要緊不要緊，老伯母，祝老太太等還沒有玩過市場呢，我陪你們上市場森隆去吃好了。請坐一回。我給點相片你看看罷，可以說明我們別後以來的生活。」那模樣稍稍含忍了一點心頭的不服氣，自像對於官場敷衍似的趨奉語氣，是我嘴裏說的。前一天邀同玩了頤和園，歸路說隔天下午玩市場，我說那麼請伯母到我寓裏休息，順使用夜飯罷。

「何必呢，你又沒有家眷，前天不是說還沒用到廚子。」

「並不費事，我們明天用電話商量罷。」

那麼說了分別了的王佛航就在隔天的下午只在西安飯店叫了聽差打了一個電話來道：「王先生就出門上你那兒去。」

愛而！那天下午適巧你也打了電話來說擬來訪問，如果下午不空擬晚上來。我爲要迎候王老太太們，就回話道：「請晚上來罷。」

那天下午出空了工夫等了王佛航的來，而直到晚上七點鐘都不見來到。自己吃過了簡單的夜飯，正在等你騎自行車來敲門的時候，而王佛航帶了老太太等一羣人闖了進來了。陪坐一回，真的又陪了她老人家們到市場的森隆三樓上，我也再吃了一頓酒菜的夜飯。

「羅先生，那末真是謝謝了！」說同王家伯母一起從南邊來的，說與王家伯母年紀相差不多而丰韻不爲衰減自有南邊豐厚古家庭走出來那種典雅愛嬌的祝老太太，

手裏舉了杯子和着王老太太祝太太很纖細的對我道謝。吃不多時，家裏來電話說客人愛而先生已來了。

等到會了鈔走下樓來坐上車子回家，你已睡着在書桌旁的躺椅上時候已是十點半了。

「今晚不要回宿舍去，就叫他們擱一張舖出來在這裏睡罷，我們多談談。」明天一早我照例醒得早，從昨夜的二時計算睡不到四小時，我們都已起身來了。我又想起有一個到京不久在南城客寓裏病着的朋友須得去看他一下，於是老早就邀你到公園一頭散步，一頭隨便談天。也因爲自從半月以來身遭一件麻煩事，好久不曾獨自領賞過公園清晨的幽景了。

你信中說起的「駱駝書屋，中央公園，」是指那麼一回事。那些所談的話我大多模糊了，你說能永不忘記，那就記着罷，記着罷，我要想記述我自己的事過多了。一封對我伯父寫的信併想附寄一冊雜誌而說明裏面一篇小著的那封難於下筆的信至今還沒有寫寄出去呢！

愛而！你說你在友人處借讀過那冊雜誌，所以我說

送你一冊罷，你說可以不要了，我也不勉強送你了。不過你當能記起我說的王佛航是我十五六年前的中學時代的生死交罷，從那篇小著裏。

愛而！你可不生出奇怪麼？何以在這篇題目像古文（韓昌黎，像不像？）款式像書信而內容又像小說樣的這篇東西——這篇因你的南行而寫的東西裏，緊緊地接寫着那位此刻是地方縣知事的王佛航呢？

愛而呀！今晚實在因為心頭有填不滿的空虛，方才伸紙握筆漫然對你寫了下來。如今全院沉靜夜也深了。知道今天定須失眠。但好像要說的話還在下。但是不知有什麼話此刻隨着這枝秃筆說寫下去。

愛而！你我的師弟之情合計起來不過三年罷。中間有一年我病臥故鄉的山中，就是你來慰問我的信，我也想少而短的回答你。像前晚直談到子夜而竟留你睡在我的書房裏，那還是第一次。兩年前快放暑假的一晚你來訪我，那時你還伴了一個同學，我們三人同走到公園小山上談話去，那是我與你第一次破除了師生間年齡，學

問，知識上的隔閡的初次談話呢。像你信上所說『那樣熱誠的談話，我領略了而且記取』的談話在我們並不多多。你同學中和我與你一樣有時走來隨便談話，彼此不感拘束的還有好幾個。你會畢業的一個學校裏的校長是我南邊同籍貫的前輩又與我家是親戚。你升級到聽我的講義的兩年中都選了我在那年所教的課。自然人之相投或有緣以外的緣分的罷。然而我們雖像沒有年齡，學問，知識之隔閡樣的朋友，終究這三年來還是純潔的師生之情分。我的性情是和而易流的。所以我有時留着神去保持一點冷靜對你們，為得避免旁觀者冷眼裏或許看作我在『籠絡』或是『結託』的不純分子來。這也許被你感到過可是我沒有對你說明過的心理——總之是入世稍久的人對於純情生活的青少年，明知不應該而有時不得不保留地步的那種近於齷齪心理之一。總之我是說這三年來我們還是純潔的師生情分。總之我們連友誼的份子也極希少而幾何等於無。這是什麼說呢？

愛而！又是夜半了！長短針神妙似的，給我一抬頭看見是重迭的指示我說已到了十二點的Ⅹ上來了。前晚對你說過，每晚務必按定長短針差不離到了Ⅹ上面，就要覺睡的，那晚過了十二點以後不是對你說過的麼？今夜你不在這裏，我一個人過了Ⅹ還沒有睡呢。方在寫到了那裏，我忽然撒筆走到院子裏去清醒了一回。在烏暗的密雲中深藏着十九夜的三更月。全院是水樣的靜寂。就是愛看畫的朋友也睡靜了。今日一天示了威的金風也已消聲。只有窗前聳高的幾棵寶塔松陰森森地表示出經了風浪歸到落靜後的哀痛。平常五色燦爛的夜晚花枝葉凋零到使院內荒涼。只有幾株盆裏的金銀桂暗地裏拂送些幽細的香味來。省察到我的心已稍寧靜了，然這終是令人感到淡寞沉悶的晚上。這當然是我的晚上。但願明後晚還有殘更的涼月直照你在渤海灣內的孤舟上！站立稍久的我又回進屋裏來對你再想繼續着說寫下去。

愛而 我在上段結末處正期期說道我與你仍是『師生』。不錯的！愛而！我們從來不曾談到過彼此的內面

生活，我們始終不曾流破過這層隔閡。說也奇怪，你如今要遠離到南方去了，我驟然想為你傾吐一點心頭要說的話。這因為我心頭感到的空虛所致，也因為這一向近於斯混的過日子，偶然碰觸了惜別的真情緒自然就一任的流放下去了。

如今先說那位王佛航罷。十五六年前中國也正像此刻那種新舊勢力成了有形的興革時候，和大都數的青少年一樣，我與王佛航又同了一個學友奔赴到那時中心地的武昌去，適巧抱了與你明天伴了朋友同行到南方去一樣的心。那時的王佛航比我年長，大概與此刻的你差不多罷。比之從小即經憂患而直到此刻尚未脫盡一種癡頑氣的我，當時的王佛航不知要多嘗了多少人世味。第一他那時已受着了愛神的刺箭。在那邊出發去抵禦圍攻而結果是喪失的漢陽之前夜，王佛航到了那時才偷偷地把密縫在一件夾衣胸膛內的一張他表妹的相片給我看，說如果萬一有不測我比他後死的話，那末把這張相片和包在上面的的一封信要我寄回他家鄉表妹的祝女士去。說

完後他就又密縫到那件夾衣裏去。我那晚沉痛中答應了那個重託。如今也記不大清了，到底那張相片上的倩影與前晚對我舉杯道謝，方才東車站送別的祝老太太（他的姑母）有什麼相同處發見。只覺得那位祝家老太太至今還是典雅愛嬌得像年青人一樣。而這時的王佛航已大非昔比了。

王佛航是我十五六年前上海中學時代的朋友。我們像許多青少年一樣是偶然認識而偶然相親的。當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覺得談話得來，性情脾氣之相投。十五六年前的王佛航，在我看來固然也是個紅顏美少年。靈俊的相貌，媚秀的眼目，然而我們所以能如此投契得來的，記得還是在有一晚上，也是偶然的機會，我們把少年的悲哀彼此傾洩以後的事。十五六年以後的王佛航可是大非昔比了。

到京的那晚先得了從天津來的通知，我誠心到東車站去接了他。站在混亂的兵車絡驛的車站上心想道：『王佛航就在我的眼前走過，我們還能相識麼？』

眼睛也看酸，腳也站酸了，一連接候了兩次開進車站來的通車而我還沒有發見王佛航其樣的一個人。六點已站到了九點。我略帶氣忿的回了家。明朝我還未起床，王佛航已敲進了我的房門了。隔夜十點前我就接到他打來的電話，說車子脫了班，九點半才開進東站，問我能就去一談否。我又因為方才已覺得了北京夏盡秋來後的寒冷，回說不去了。

睡眠朦朧地一頭在床上穿襪子，我看到坐在那邊的是王佛航了。真是奇怪極的心理，我們只是空空然沒有話說了。真是近於幻滅的悲哀去發見了人世風霜的老友面相上隱約有幾分十五年前紅顏美少年的面影。

『你看，我有什麼變遷麼？』他問。我知道他重在我問我有無習氣。他說我已不是昔時的面影了。『性情也變了不活潑，』他說。

王佛航已在東車站與我握別而去了。方在一路回來的車子上大大的感到追捉不到往昔友誼的悲哀。他來京後第二日我們就在公園談舊。他只知道我別後的內外

經過。我問他可曾讀了我先半個月寄到他任地去的一冊雜誌。他說打算在車中讀放進了行李，結果太倦了，還沒有讀完。我知道他是愛看小說，尤其是荒唐不稽的任俠劍客之類。方才站在還未開行的京奉快車窗子外，看他從行李內又取出那晚在東安市場買到的那部淡紅表紙的『劍俠奇譚』來預備車子開行後看的了。我在公園那天，後來只從他嘴裏聽到下面一段話。

『有時也想起的呀，在閒空或是病後或是遭受磨折的時候。然而是一個結束了。……此刻的內人麼，六年前在外面娶的？……有時自己也知道因為可憐她特地去討好她的？是做出來的。……你可有這種的時候，有時真想放聲痛哭一下？……你怎樣麼，我有時真覺得自己的一個心沒有安放處？……不必要求得過高，只要性情溫和……』

王佛航已經走了，個把地方縣知事，你也許要笑我在你面前儘是說到他的事。我方才車站上看他很高興快活陪伴了兩個老年人回到任地去了。我再說下去，定要

遭你的嗤笑。我看了他的高興真的感到了自己的落實。十五年前在武昌感到從此流離的分散，我往海外，他在國內。十五年後在此地見面，他是地方縣知事，此刻陪伴着兩年老人觀光完了首都，他自己也見過了軍團長，此刻高高興興回到任地去。從與王佛航同來公幹先幾天回了去的也是你們學校裏的前輩畢業生，此刻是現任教育局長的一位丁君口裏聽到王縣長在縣內到任以來半間的設施與改革為歷來所未曾見。王佛航曾說起此次見到軍團長時擬請領若干鎗械回去辦理冬防。由不得使我想起我的生活方法到底是不錯的麼？我不還是一個人生的彷徨者麼？

我方才從東車站送了行的歸途中冷風裏的車子上想到此刻還寄託於南邊阿兄家的一個弱妹和她年老的生母來。想到最近一次別離時，她對我流的眼淚與我空言的安慰來。唉，她也畢竟年老了。比之只差一歲的王佛航母親，她已有早歲操辛的衰老狀。又想到方才西車站食堂裏大家擬定的幾條索薪辦法，恐怕在這種不講理的局

面之下是沒有望的了。學校也已被毀。我暫且收住罷。

愛而！你說明天就走了。我們暫別罷。我不是對你說過，我是贊成而且鼓勵你這次往南方去的麼。因為你已自動的決定了行止。我不是借引了歷來許多大成的人物在青少年期經歷過無目的的漂浪生活來的話以之去贊成而且鼓勵你的麼。我交給你四封介紹信時，對你說道，我們那時漂流到武昌去見當時的黎都督時，在上海也罷，到了武昌也罷，都沒有用過什麼介紹。我說那句話的意思是在說明我那四封信恐怕不能給你多大的助力。我所介紹你去見的人，都只是海外以來的同學同志，大都只呼吸過文藝美術的空氣，回到凡是這些還沒有立足地的中國來，當然與我一樣，得不到什麼可以位置人的高位。我又要說到王佛航，從而說到我自己了。以王佛航的聰敏與才幹若在盛平之世，像他目前的決不能說是足以自誇的出世。論到年歲上，你心目中好像景佩着他的他的軍團長還比他年輕五六歲。而照資格上說，十五六年前的他的軍團長也許還沒有補上尉官呢。關於

這層我是不明白。唐詩上不是有一句說「論功還欲請長纓」麼？上句好像是「早歲……」什麼我記不起來了。「纓」是怎樣一件東西，長短有何制度，我都懶去考證了。你或者要比我專攻而明白。總之假使將來民國的基業奠定，有一天國民都有了真正的自非心，而又有主張自非心的勇氣與實現是非心的毅力，自發的要求那時的當局對於曾經參加過實際戰爭的人，說要照祖國史上文化燦爛時期的制度，各人給他一個「纓」的話，那末王佛航得到的那條冠系一定比他此刻懷着景佩的軍團長頭後的為長。自然那個軍團長是否有得那「纓」爵的頒賜資格屆時還得從長審議辦理。說不定舉世無聞的幾十年（？）前的你的一個老師也許不知是什麼黃綠有一塊一尺長短蔥黃顏色的絲織物時時從西裝胸前的口袋裏摸出來，用來擦擦近視（到那時已成遠視了，唉！）的玻璃眼鏡，在不言中表示一下得意的胸襟。愛而！這要拜託你了！空來我那麼妄想呢。萬一我有那麼的一天，接到那時政府中銓敘局或是恢復民元舊制的稽勳局裏發來的那張受

勳通知後，不馬上差人去領。我在日報上登出一欄小廣告：說凡是要想得我那一條『櫻』賞的有職官員不論文武都把志望開來，待我把他們數十年前的行爲事跡檢查一番後，對於揭曉的第一名無貸讓與了給他去。

我又要說到王佛航從而說到我自己了。我與王佛航在十五年前武昌感到流離的分散後，不是說過就往海外去的了麼。攻苦了若干年，回到國來後又挨過了若干年，也已過了而立之年了。說因爲不及一個地方縣知事而心中感到落寞的，你或者不曾期待到你所敬愛的蘭生先生是那麼不成器罷！

愛而！我與你談到內生活上而又帶滑稽語氣的這是第一次。而我此刻又要收住了。

比之不及一個地方縣知事而感到落寞的那種貽笑大方的事情以外，我所最感到無法可施的乃是日常平淡生活中隨時隨地隨人給我傳波過來因之內心生起而無可擺佈的深深的那個空虛與那個憂鬱。

愛而！你快走了，你是比之此刻的王佛航與我年青

得多了。一個人的成就也就在你今後的十五年。王佛航在此十五年中也經了幾多浮沉。我有十多年棲息於海外比較安靜的學問藝術的空氣裏。這倒是幸或是不幸，我不知道。可是與十五年不見的老友相見時，第一印象他就說我『性情也變了不活潑。』

看來生在中國的人是可以沒有過去，也不要未來得的。對於再是十五六年以後的此刻的青少年好像是決定可以無所用心得的。要使能不摧殘已經是煞費努力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所以，愛而呀！你自動的要往南方去我只好贊成而且鼓勵你去了。我想你既然在此沒有書讀，逞此漂浪於青春的曠野裏罷。你要明白，你此去不是去找事，是去漂浪。我知道在你這時候的年紀，就在漂浪中，你內心都並不是不能有平安的。與你上幾次談的話我是隨心談到的。作爲臨別餞別的那部小本四福音書送給你時候的我與教會傳道人把聖經送給人去的心理是各別的。我知道這是與你目前的心境相隔太遠的書。但我體諒到你抱了因爲讀不成書了走上漂浪路上去的那

個發心，所以送你一册不是書本的書。

愛而！話又說回來了。又說回到王佛航身上，我自己身上了。你不是十五年前我與王佛航在上海一個徒弟學校裏偷逃到武昌時代的那種學歷與識見。單說我那時還未滿十七歲，中學只在二年級，你此刻已是大學本科三年生了。你說我鼓勵，愛護而且期許你，當然如今剩下的只有期許了。十五年以後的愛而不待說不是王佛航不是此刻的我的這種樣的成就。然而我們都須得做醒努力去抵耐這個『時代給我們的艱難。』

※ ※ ※ ※ ※

上面好些話也是今早一起身來續寫下來的。也應該得一結束了。走出院子去忽然接到一封字跡不熟的信，拆開來見到兩張小紙片：

『蘭生仁兄先生大鑒昨自佛航老弟在西安飯店交與弟轉致 閣下一哥係為 閣下作者望 查閱是幸再者彼現住天津日界壽街北洋飯店如有友人致彼之信 寄至 尊處者祈費神加封轉寄天津該飯店可也合併

聲明此上敬請

文安 愚弟汪學才頓首

附佛航原紙歌一首』

對於這位汪學才先生我應早埋伏線，如今只得在此地補苴一筆了。昨天下午東車站送別王佛航時，同時有幾個送行的官，內中也見到這位汪先生。因此刻佛航來京後的當面介紹曾與汪先生談過幾次天。知道他是警官學校時代的佛航的同學知己，論年輩，他遠在我與佛航之上。我不道知他現時的職業。知道他平常愛學道修心，在昨天車站的送行人中，他是古裝古貌樣的人了。王佛航向來就喜歡詩詞，說起來，還是小時灌引我走路中之一人。在中秋節陪同他們遊覽頤和園時曾給我口讀他初到京東與山海關之間的縣任，一天登北門樓晚望感懷的一首七律，又口讀了他去踏勘縣治中被軍隊土匪斫伐損壞了的西太后的陵墓時一首五律。這都是舊式詩了，在國文學專攻的你的識見裏當然滿不出奇。我只把他特地轉託了他的同學知己汪先生寄來的一首歌詞揭寫於篇末作

爲尾聲之外不去轉錄那些出來了，因爲講到學問上，他除他的專門以外，還有一個十五年前中學未畢業生。下面那首詞看來是他中秋那晚頤和園回來後做的。那晚同回進西直門時已經很晚。我爲了想起南城客寓裏還有臥病着的一位同學友人。匆匆與他們分別了。他在中秋月明之夜安送了母親們回到親戚家裏後回到客寓裏去居然還有詩興，這是我真的覺得不如他處。

「中秋節 客中過 眼底新愁 心頭舊恨 一番冥想同上心窩 三十年華如夢裏 萬千情緒空作悲

詞 紅癡綠醉都成幻 玉軟香溫奈若何 衛玠形銷

安仁鬢日 不是當年張緒風流 休提起廣寒宮殿

姮娥寂寞淚婆婆 舉頭看 碧月侵銀河」

我從中秋月明之夜這首詞裏面讀到好許多東西。他學友汪學才給我的信上說明特爲閣下作的，我又重新讀到他在詞裏憑弔着而且哀惜着我與他十五六年前少年時代的面影。

愛而呀，所以我把這首詞抄給你，望你好生愛惜一

語絲

第一百〇二期

下你自己此刻的面影罷！

羅蘭生。十五年中秋後六日，北京

小品

江紹原

（二十一）父母有疾，冠者……

禮記曲禮云：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齒本，）怒不至訾；疾止復故。

曩者我比較已冠未冠者所負的義務，因一時疏忽，未引上文，特補錄於此。

（二十二）拖髮滴血試驗法

有一位署名秋士的，從吳淞惠函（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發，）供給我一一些關於兒童食忌和旁的問題的資料。先錄其第二第三兩條於下。

2. 嚙指甲對於他父母或自身，都要有不幸的事發

三五二

生。

3. 父母的墳墓被人踐踏隱沒了，就將自己的頭髮剪下來，在附近的地方拖着走，遇着拖不動的地方，便是父母的葬地。

紹原按：第二條可與小品十二（語絲第九十八期）合看。第三條，我和我妻讀了，都聯想到「滴骨血」的事。請抄幾段洗冤錄，并稍加討論，用酬秋士君的雅意殷殷（關於洗冤錄的來歷與地位，光緒五年梁恭辰序云：『古有名法之學而無檢驗之書。嘉定瞿氏謂創自宋孝宗時浙西提點刑獄鄭興裔之檢驗格目。理宗時湖南提刑宋慈復博采內恕錄以下諸書，增以己見，總為一編，名曰洗冤集錄；即是書底本也。元明以來，代有辨釋：如王氏讀律佩觿，陳氏洗冤集說，……等書，指不勝計。國初康熙間律例館會萃各書，校正洗冤錄，定為四卷，即是書也。……謹案會典第六百五十四卷內載大縣額設仵作三名，中縣二名，小縣一名，每名給發洗冤錄一本，選委明白書吏一人，與仵作逐細講解，務

令通曉。該府州將所屬仵作，每年提考一次。其考試之法，即令每人講解洗冤錄一節，明白則從優賞給，悖繆即分別責革，並將召募非人，懈於稽察之州縣，分別查參等語。』此書卷一云：

〔滴血〕

父母骸骨在他處，子女欲相認，令以身上刺出血滴骨上；親生者則血入骨，非則否。親子兄弟，或自幼分離，欲相識認，難辨真偽，令各刺出血，滴一器之內；真則共凝為一，否則不凝也。但生血見鹽醋則無不凝者；故有以鹽醋先擦器皿，作奸朦混。凡驗滴血時，先將所用之器當面洗淨，或於店舖特取新器，則其奸自破矣。

〔滴血辨〕

滴血之法，孫可以驗祖。至夫婦各一父母，原非一體之分，滴骨豈能或（？）受，如曰滴之而受，則懷抱他人初生之子而乳之長成，此子後天之質，俱資此母血氣滋化而成，滴之不愈當入乎？恐未然矣。

再滴血入水者，若器大水多，血相去遠，即不能合。或滴入時，略有先後，則血有冷熱之別，亦不能合也。

檢推溺身死骨殖，被水浸爛，殘缺不全，并令屍子滴血辨認。

以上是彼書正文。我且從「附考」裏面續引兩條，然後綜合之并加討論。

無冤錄云：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蓋子乃父之遺體，而生之者母也。驗滴骨親法，每以無所取證爲疑。讀史豫章王綜，梁武帝第二子也。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中得寵，及見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綜年十四五，恆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如此非一（疑下脫字）。遂密問淑媛，語夢中形色頗類東昏。淑媛報之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幸勿洩！」綜日泣於別室，歲時設席祀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灑死者骨，沁，即爲父

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滴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取發在骨，又試之，驗。此則洗冤之說，有自來矣。

讀律佩觿云：又聞滴血之法，不獨子於父母，即妻於夫亦然。或云，父母於子，夫於妻；則或未然。靜思其理，蓋出乎爾仍返乎爾，故其滴血必入；若父母於子，夫於妻，則倒行逆施矣——此其所以不驗與？又如背生子女，夫婦失散，年久不相識，待理於官者，似宜試之。

綜合——讀洗冤錄正文及其附註，我們知道民間相傳的滴血試驗法久已被官家正式採用了去解決許多糾紛和困難。兩個人果爲父子，母子，父女，母女，祖孫，兄弟，夫妻否成爲問題時，皆用此法辨認。兩人中如一存一亡，則刺取生者的血滴於死者的骨上；以血是否入骨證所爭辯的關係是否存在。如二人都是活人，則令他們各刺血滴於一個盛水或無水的器具之內，以血是否凝

合證所爭辯的關係是否存在。來自實行的經驗，並且使人知道有些情形大足以妨礙試驗的正確：例如死者之骨被鹹水浸過；所用器皿曾用鹽醋塗擦；又如器大水多，或滴入時二人略有先後致血有冷熱之別。此外，滴血於骨的證驗法，有人以為父母於子與夫於妻皆不驗，更有人以為即妻之於夫亦未必驗，疑血法在夫妻間是否適用，間亦有人懷疑。但子女於父母祖父母的骸骨及生人（又同胞兄弟之間），人大概都承認滴血之法，是萬無一失的。

討論——滴血法是否可信，無須乎我們來討論。我們要問的是這個方法究竟何以能出現於人間，可信與否，且不去管它。

子女熱心於辨認父母的骸骨，其動機不難了解。親屬子嗣不為死者營喪葬之禮，鬼是必要和他們為難的。他們只為自己的安全起見，即使不為了旁的，必須找到父母的骨骸。認錯了骨骸怕不但無益而且更招先人之怒，故仔細辨認的重要，不下於其先的奔波尋找。既得了疑

為先人之遺骨而滴血於其上，和走近舊葬地遂拖髮行（看秋士君的信），必是性質相類似的舉動，二者所從出發之點，如用言語表之，應為：死者未化去之部分（骨，髮等）與其子女現從自己身上取下來的部分（血，髮），其間有極大的立刻呈現的吸引力。至於或用血或用髮，尤足以證明我所曾竭力指陳的那條相傳說，曰：髮之與血，同為人身之精華。何以生人之髮拖到了葬地即不再動，秋士君誠然沒記明，但是我們相信，若以此事詢諸俗人，他們或要說其時活人的髮適與死者之髮或骨相接觸耳。死者之骨，必被信為有所謂極大的立時呈現的吸引力；故不但以血直接滴於骨上，骨能吸入，甚至其間有土隔絕時，骨尚能吸住活人的髮。質之秋士君，以為何如。

但是我們研究民間迷信的人，必須心細慮周。「一因論」的陷阱，是到處皆有的。例如拖髮或滴血的驗骨法，固然許是基於親屬身體各部分有吸引力之信條，但是也許在它之外，尚有旁種原因。也許在古代傳說

中，上述驗骨法起原於夢：某人夢見他的父母對他說，他們的遺骨刻被棄於某處，其處且許有旁家的尸體，故你到了彼地，宜用拖髮或滴血法小心辨認：我們將助汝，以血沁入骨或髮定不動爲徵。注洗冤錄者某家云：

仰山脞錄載洪武初詩人丁鶴年，因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夢母告以葬所，卽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齒如漆，復咬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耐父壙焉。（見卷一，附攷。）

死者如能夢示葬所，必也能並陳驗骨之法；如能以吸引所拖之髮或所滴之血的法子，助其後人達到目的，想必也能用他種方法啓示哪是自己的遺骨。易言之：死者之骨與生者之血滴斷髮，其間不論本有吸引力與否，只要死者願憑藉之以助覓骨的人，就不難使之發生吸引的現象。

以上一節所提議的夢原論，是把拖髮滴血兩種驗骨法的效力歸諸死者的鬼魂，此與吸引論之將效力歸諸血髮骨自身者頗不同。前一說可稱爲法術理論，後者爲魂

靈理論 (the magical and the animistic theories)。

滴骨血或須用魂靈理論去解釋，但凝血法却不須。刺取兩個活人的血，滴於一個水盆內而視其相凝否，其起原似與血盟有關。血盟有時是用盟者自己的血的。對於這等時取出的人血的觀察（或云，不完全不正確的觀察），令人相信本爲親屬者之血，必凝爲一，非者則否；從這種思想到其後的以血凝否定人是否親屬，豈不是極自然的一步。簡言之：人既先以聚血造成 artificial brotherhood 的關係矣，其後又以血之凝否反證 natural brotherhood 的關係之是否存在焉。（某云：『活人刺血，須兩人手指緊並一處，用刀橫割，使兩人之血齊入水中，看其相合否。』這只怕本是血盟者的取血法。）

夫婦間的滴血（包括滴骨血與凝血）與父子祖孫兄弟間的滴血是否同時生起，亦一極饒興趣之問題。照我現在看，似乎後者是本而夫婦間的滴血證驗是較晚的 logical extension or accretion。請看清這一點：父母子女兄弟等等之間的滴血證驗，似乎普遍的被認爲可

靠，而夫妻之間的，則久已有人否認或傾向於否認。寄生的信仰，其根據往往比母樹更薄弱；故智識進步後，寄生者必先凋謝，雖則其所依賴的根本信仰是一時不容易倒的。不如此脩剪刪除，或者連根本信仰也不能保安全了吧。

廿八日加註：

今晨報載日本東京二十七日電：「全澤醫科大學教授古烟博士，關於以血液鑑別親子關係之研究，已告成功，擬於下月十六日在京都帝國大學舉行之日本學術協會大會，以「自血清學上所觀之親子鑑別」題目，正式發表其研究。」以血液鑑別親子關係之法，日本如其是從中國借去的，則古烟教授將發表的研究，於我們可算是清還全本，外加重利。鄙人特代日本人向本國無教育的教育界與無學術的學術界再轉知一聲，庶幾我們此後見了日本人少擺些那極討厭的「文化債主」的面孔。古烟先生處，我們已經去信奉詢一切矣。

無數傳說中哪些是哪些不是「迷信」，往往只有科學家 and 各種專家研究之後始能作答，雖則有些極不合理的傳說之不足信，是一望而知的。

苦雨齋尺牘

豈明

一 養豬

持光君：

今天在燕大圖書館看見英文報說，孫傳芳在九江斬決了五十名學生，又某地將十名學生判決死刑云。我不禁想起希臘悲觀詩人巴拉達思（Palladas）的一首小詩來：

Pantes toi thanatoi terounnelha Kai trephometha
Hos agele khoiron sphazomenon alogos.

大意云，我們都被看管，被餵養著，像是一羣豬，給死神隨意地宰殺。——不過，死神是異物，人不能奈何他。人把人當豬看待，却是令人駭然，雖然古時曾有「人薨」的典故。草草，不宣。十月七日。

二 國慶日

子威兄：

今天是國慶日。但是我一點都不覺得像國慶，除了這幾張破爛的旗。國旗的顏色本來不好，市民又用雜色的布頭拏來一縫，紅黃藍大都不是正色，而且無論阿貓阿狗有什麼事，北京人就亂掛國旗，不成個樣子，弄得愈掛國旗愈覺得難看，令人不愉快。雖然章太炎知道了或者要說這是侮蔑國旗，但我實在望了這齷齪的街市掛滿了破爛的旗，不知怎的——總覺得不像什麼國慶。其實，北京人如不掛旗，或者倒還像一點也未可知。這裡恐怕要聲明一句，我自己就是一個京兆人，或者應說京兆宛平人。

去年今日是故宮博物院開放，我記得是同你和徐君去瞻仰的。今年，聽說是不開放了，而開放了歷史博物館。這倒也很妙的。歷史博物館是在午門樓上，我們平民平常是上不去的，（我想到這原來是「獻俘」的地方，）這回開放拏來作十五年國慶的點綴，可以說是唯一適宜

語絲

第一百〇一期

的小點綴罷。但是我終於沒有去。理由呢？說不清，不過不願意看街上五色旗下的傻臉總是其中之一。

國慶日的好處是可以放一天假，今年却不湊巧正是禮拜日，糟糕糟糕。十，十。

三 任可澄與女校

川島兄：

任可澄解散女師大後，又同女大鬧翻了，女大聯絡教育部解散女師大會，又不奉任可澄命令，要獨立了。日前因為動用教部房屋，大鬧交涉，任可澄說女大毀壞公物，值九千塊錢，（比劉百昭還多一千元，）要在經費上扣她呢。我真覺得奇怪。爲什麼任可澄做了一任教長，別的事都不管，專門同女校爭鬪？這很有點神祕。

你還在南方飼蚊子，但是不久也就是一九月九，蚊虫叮搗白」的時候了。北京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不贅。山豆，灰。

四 百一

伏園兄：

三五七

語絲出到百一期了，你須得寫點東西賀他一賀才好。一百是表示完成滿足的，沒有什麼；一百加一則大有捲袖子而重新來過之意，比創刊第一期更有意義，更當努力，此所以爲可賀也。不卜能于游台灣之暇來捲一捲袖子否？十一日。

玉田朋輩攷初稿

沅君

——南宋詞人小記之七——

玉田張叔夏爲宋季詞人。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久有定評，不必贅述。常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不觀其人，先觀其友」因作玉田朋輩攷。

王沂孫

山中白雲詞卷一瑣窗寒叙：「王碧山又號中僊，越人也。能文詞，琢語峭拔，有白石意度。今絕響矣，余悼之。」玉笥山所謂長歌之哀，過於痛哭也。」卷二洞僊歌敘：「觀王碧山花外詞集有感。」卷三湘月叙：「余載書往來山陰道中，每以事奪，

不能盡興。戊子冬晚與徐平野王中僊曳舟溪上，天空水寒，古意蕭颯，中僊有詞雅麗，平野作晉書圖，亦清逸可觀，余述此調，蓋白石隔指聲也。」卷四聲聲慢叙：「西湖，別本作與王碧山泛舟鑑曲，王叢隱吹簫，余倚歌而和，天闊秋高，光景奇絕與白石垂虹遊同一清致也。」

按詞綜：「王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僊。會稽人，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延祐四明志：「至元中王沂孫慶元路學正。」

按瑣窗寒云：「斷碧分山空簾剩月，故人天外香留酒滯。蝴蝶一生花裏。想如今醉魂未醒，夜臺夢語秋聲碎。自中仙去後，詞箋賦筆便無清致。都是淒涼意。悵玉笥埋雲，錦袍歸水，形容憔悴。料也應鬼吟，山鬼那知人彈折素絃黃金鑄出相思淚。但柳枝門掩，枯陰候蛩愁暗葦。」洞僊歌云「可惜歡娛地，雨冷雲昏，不見當時譜銀字，蕉曲怯翻，總是離愁淚。」不獨推崇備至，且一往情深，知二人

交密矣。

周密

卷一疏影叙：「余於辛卯歲北歸，與西湖諸友夜酌，因有感於舊遊寄周草窗。」

卷二祝英台近敘：「與周草窗話舊。」

卷三探芳信敘：西湖春感繼草窗韻。」

又甘州敘：「餞草窗歸書。」

又一萼紅敘：「弁陽翁新居堂名志雅，詞名鬻洲魚笛譜。」

卷五西江月敘：「絕妙好辭乃周草窗所集也。」

卷八思佳客敘：「題周草窗武林舊事。」

按眉八秘笈「周密，字公謹，號草窗，齊人，寓居吳興。置業弁山，號弁陽老人，著齊東野語，癸辛雜誌

雲烟過眼錄。

復攷周密癸辛雜誌後集「余向登紫霞翁門，翁妙於琴

律，時有畫魚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寫譜參訂，雖

一字之誤，翁必隨證其非。余嘗叩之云「五凡工尺

有何義理，而能暗通點如此。既未按管又安知其誤耶？」翁歎曰，君特未深究此事。其間義理之妙，又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強記之乎？」草窗與守齋之關係詳讀書雜記楊守齋與周公謹條。陸文圭詞原跋：「西秦玉田張君著詞原上下卷，推王演六律之譜，按月寄節，賦情咏物，自稱得聲律之學於守齋楊公南溪徐公」。據是則草窗玉田固同傳守齋聲律之學者矣。又浩然齋雅淡「宙雲張樞字斗南，又號寄閒，忠烈循王五世孫也。筆墨蕭爽，人物醞藉，嘗度律依聲，集百闋，音韻諧美，真承平佳公子也。」蘋州漁笛譜一枝春敘：寄閒飲客春窗促坐款密，酒酣意洽。命清吭歌新製，余因爲之沾并且調新弄以謝之。」敘：「寄閒結吟臺出花柳半空間遠雙塔，下瞰六橋，標之曰「湖山繪幅。」霞翁領客落成之。夜筵，翁俾余賦詞，主賓皆賞音。酒方行寄閒出家姬侑尊，所歌，則余所賦也。調閒婉而詞甚習，若素能之者。坐客驚詫敏妙，爲之盡醉竟日。越日過

之，則已大書刻之危棟間矣。」然則，草窗又玉田之父執，其於玉田殆忘年交耶？

遠

卷三徵報敍：「答仇山村見寄。」

卷五月下笛敍：「寄仇山村溧陽。」

卷六夜飛鵲敍：「大德乙巳中秋，會仇山村溧陽酒

酣興逸各隨所賦。余作此詞爲明月明年佳話。」

卷六風入松敍：「爲仇山村賦。」

仇遠贈玉田詩「秦川公子謫僊人，布袍落魄餘一

身。錦囊香歇玉蕭斷，庾郎白髮徒傷春。金台掉頭

不肯住，欲把釣竿東去。故鄉入夢忽歸來，井邑依

依鐵鑪步。碧池槐葉玄都桃，眼空舊雨秋蕭颺。太

湖風月數萬頃，扁舟乘興尋三高，西北高樓一杯

酒，與子長歌折楊柳，江山信美盍暫留，蓴菜鱸魚

隨處有。」

又敍玉田之詞曰：「讀山中白雲詞意度超玄，律呂

協洽，不特可寫音擅口亦可被歌管薦清廟。方之古

人常與白石老仙相鼓吹。……古人云鉛汞交鍊而丹青成，情景交鍊而詞成，吾將從叔夏北面而求之。

按兩浙名賢錄：「仇遠字仁近自號近村，又號山

村。」朱存理鐵網珊瑚夜山圖跋：「山村先生杭

人，仕教官杭州知事。當時以詩名。」西湖遊覽

志：「仇遠初爲溧陽教授，工詩文，游其門者若張

兩張翥莫維賢，皆有名當時。所著有山村集，批注

唐百家詩選，

李彭老

卷二暗香敍：「海濱孤寂有懷秋江竹間二友。」別

本作海濱孤寂魚浪不來寄李商隱。」

卷三甘州敍：「寄李筠房」

按浩然齋雜談：「秋崖李萊老與其兄篋房競爽號龜

溪二隱。」絕妙好詞「李彭老，字商隱。」宋詩紀

事「彭老字商隱號篋房，淳祐中沿江制置司屬官。」

據此知篋房雖與玉田相倡和（樂府補題「委宛山房

賦龍誕香調天香，浮翠山房賦白蓮調水龍吟，紫雲山房賦等調摸魚兒，餘間書院調齊天樂，……倡和者爲玉筍王沂孫聖與鬻洲周密公謹……賁房李彭老商隱……玉田張炎叔夏山村仇遠仁近皆宋遺民也。然實爲玉田先輩與玉田父張寄閒亦相交游。故絕妙好詞，張樞壺中天敍：「月夕登繪幅堂與賁房各賦一解。」

陳恕可

卷二還京樂敍：「送陳行之歸吳。」

卷五桂枝香敍：「如心翁置酒桂下，花晚而香益清。坐客不談俗事，惟論文，主人權甚，余歌美成詞。」

卷八長亭怨敍：「別陳行之。」

按陳旅安雅堂集陳恕可字行之，亦字如心。光州固始人，以蔭補將仕郎。咸淳十年授銓試授迪功郎，虹縣主簿，以平江路吳縣尹致仕。詩文醇正近古。小篆似吳縣張有自號宛委居士。

近人劉毓盤詞史：「第六章，宋亡，與（指陸義齋）王沂孫王易簡馮應瑞，唐藝孫呂同老李彭老，陳恕可，趙汝納李居仁張貴仇遠結爲詩社。」

陸文圭

卷四蝶戀花敍：「陸子方飲客杏花下。」

文圭詞源跋詳周密條下

按元史本傳：「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穎悟，博通經史百家。宋咸淳初年十八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牆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爲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宗之。朝廷數馳幣聘以老疾不行。卒年八十五。有牆東類稿十卷。」

張雨

卷八浪淘沙敍：「作墨水僊寄張伯雨。」

卷八西江月敍：「全前」

錢良祐詞源跋：「……玉田爲况，落窻似余。其故人張伯雨方爲西湖福真修費去聞之，遂挽去。子仁與

余，買小舟，並湖同爲道客，伯雨爲設茗具饌盤旋日入而歸。」（詳玉田年譜中）

按姚綬鼓菴集：「錢塘張雨又名天雨，字伯雨，號貞居子。宋崇國公九成之裔。年二十八入開元宮，從真人王壽衍爲道士。趙松雪贈以雲摩筆法之書，果超越。詩宗杜，文學韓。或引收筆，點綴水石人物亦自賞適。壽衍偕入朝，被璽書，賜驛傳。自誓不更出。因三茅有招，赴之。因號句曲外史……所著山集碧巖玄會錄，尋山誌，玄史。詞苑叢談：「伯雨遊方外，居茅山。與張翥同爲仇氏高弟。詞頗冷雋。」

鄭所南

卷五清平樂敍「題處梅家所南翁畫蘭。」

卷八清平樂敍：「國香爲哲人出，不以香色自炫，乃得天之清者也。楚子不作，蘭今安在，得見所南翁紙上數筆，斯可以。賦此以記情事云。」
山中白雲詞敍：「吾識張循孫張玉田先輩，喜其三

十年汗漫南北數千里，一片空狂懷抱，日日化雨爲醉，自仰拔姜堯章史邦卿，盧蒲江，吳夢窗諸名勝互相鼓吹，春聲於敏華世界……能令後三十年，西湖綿繡山水猶生清響。」

按輟耕錄：「鄭所南先生思肖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辭科。剛介有立志。會天兵南叩闕上疏，犯新禁。由是遂變今名。曰肖曰南，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工畫蘭……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終。」

陸起潛

卷四木蘭花慢敍：「舟中有懷陸起潛皆山樓昔遊景。」

卷五甘州敍：「陸起潛皆山樓四景，「雲林遠市」按此卽四景之一也。君山下枕江流，爲羣山冠冕，塔院居乎絕頂，舊有浮遠堂今廢。」
瑤臺聚八僊敍「千巖競秀」。澄江之山岸律清麗，奔

駛相觸，自北而東，由東而南，笑人應接不暇，其秀氣之所鍾歟？」壺中天敍：「月湧大江」西有大江，遠隔淮甸，月白潮生，神爽爲之飛越」。

臺城路敍：「遙岑寸碧」澄江諸山外無錫惠峯在其南，若地靈湧出不偏不倚，處樓之中正。蒼翠橫陳，是斯樓之勝景也」。

摸魚子敍：「己酉重登陸起潛皆山樓正對惠山」。按據上所引諸詞知起潛與玉田往還至密，惜起潛事蹟不可攷矣。

會遇

卷一壺中天敍：「夜渡古黃河與沈堯道，曾子敬同賦」。

聲聲慢敍：「都下與沈堯道同賦」（別本作北游答曾心傳詩）

卷一甘州敍：「辛卯，歲沈堯道同余北歸各處杭越踰歲，堯道來問寂寞，語笑數日又復別去。賦此曲並寄趙學舟，別本庚寅作辛卯堯道作秋江趙學舟作

會心傳」。

卷七浣溪沙敍：「寫水僊二紙寄會心傳，并題其上」。

卷八風入松敍：「久別會心傳，近會於竹林清話，權未追而足離歌發，情如之何！因作此解，時至大庚戌七月也。」

按與吳掌故：「會遇字心傳，華亭人。宋丞相魯公公亮之裔，博學敏文辭，尤工書學。元時以薦授湖州路安吉縣丞。致仕。與王昭大庸，徐順，孫齊稱爲雲間四俊。」書史會要：「心傳前至元末被選入京書泥金字藏經。」

陸屋

卷四壺中天敍：「賦秀野園清暉堂」（別本作爲陸義齋賦清暉山堂）

清波引敍：「橫舟是時以湖湘廉使歸。」

卷六臺城路敍：「陸義齋壽日自澄江放舟清游吳山間放懷吟眺，一任所適，所之既倦，乘夜月歸，太

白去後，三百年無此樂也。」

按元史藏夢解傳附，陸屋字仁重，江陰人。幼以孝友聞。至元間丞相伯顏，以師南下，屋時未冠，率其鄉人見之。議論有合，兵遂不涉其境。伯顏奏授爲同知徽州路總督府事，累遷至湖南肅政廉訪使，陞浙西廉訪使。年五十卒諡莊簡。牆東類稿橫舟記清暉堂之東曰梅台，台下爲池，迤北爲橫舟閣，屋號橫舟殆以此。又曹伯啓漢泉漫稿有寄謝陸義齋廉使諸公詩略云敍：「雲間陸公子，丰姿邁羣倫，妙齡心老大，富貴不驕人。」

陸行直

卷四壺中天敍：「陸性齋築胡蘆菴結茅於上，植桃於外扁曰小蓬壺。」

卷七祝英台近敍：「題陸天水墨蘭石。」

江昱山中白雲詞疏謂性齋壺天，皆指陸行直言。玉田集中與行直交涉不一，故稱謂錯出也。並謂行直爲吳中高士隱居汾湖。嗜法書名畫，亦精繪事。玉

鄧牧

田沒，至治間作碧梧蒼石圖猶惓惓追悼。（詳玉田年譜）

卷二木蘭慢敍：「書鄧牧心東游詩卷後」。

鄧牧伯牙琴張叔夏詞敍：「……蓋其父寄閒先生善詞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傳者。中間落不合，北上燕南，留宿海上，憔悴見顏色。至酒酣浩歌，不改王孫公子醞藉，身外窮達誠不足動其心餒其氣歟！歲庚子相遇東吳，示余詞若干首使爲敍云。」

按武林耆舊傳：「鄧牧字牧心，錢塘人。隱大滌山，人稱爲文行先生。所居有超然館，晏坐累月不出。時時作詩文以自娛。其著有洞霄記游山誌，雜文稿。」

袁桶

卷二徵報敍：「聽袁伯長琴。」

袁桶贈玉田詩：「將軍金甲明如日，勒馬橋邊清警蹕。淮陽撤衛羽書沉，置酒行宮功第一。蟬冠熊軾

填高門，英英玉照稱聞孫（張鑑號約齋，堂名玉照）百年文物意未盡，玉田公子尤超羣。紫簫吹殘江水立，野雉驚塵暗原隰。夜攀雲柳踏河冰，竟上燕台論得失。丈夫未遇空遠游，秋風析歷銷征裘。翩然騎鶴歸海上，一笑相問誇綢繆。兩曜奔飛亘朝夕，璇府森茫蠹莫測。要須書紙爲君聽，落筆雌黃期破的。壺中白日常高懸，道逢落魄呼醉眠。清歌停雲意慘澹，倚聲更度飛龍篇。」

按袁桶元史有傳。

韓鑄

卷一瑣窗寒敍；「旅窗孤寂，雨意垂垂，買舟西渡未能也。賦此爲錢塘故人韓竹間問。」

卷三甘州敍：「賦衆芳所在。」

慶清宮敍：「韓亦顏歸隱西水之濱，殆未遜王右丞菜萸泥，余從之游盤花旋竹，散懷吟眺，一任所適，太白去後，三百年無此樂也。」

卷五南樓令叔：送韓竹間歸杭，並寫未歸之意。

語絲

第一百〇一期

卷五聲聲慢敍：「和韓竹間韻，贈歌者關關在兩水居。」

又甘州敍：「爲小玉梅，并柬韓竹間。」

按詞旨斬王孫韓鑄字亦顏，雅有才思，學詞於樂笑翁。」

白

斑王覺軒附

卷五瑤台八儂敍「菊日寓義興與王覺軒會飲中書送白廷玉。」

按宋濂潛溪集元湛淵先生白公墓誌斑字廷玉八歲能賦詩十三爲科舉，有聲場屋間。客授藏書之家晝繙夜誦，燈墮花穴帽不知也。授太平儒學正，轉學州學教授陞浙江等處儒學副使。提舉秩滿，署淮東監倉大使，遷藍溪州判官，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榜曰湛淵，因以自號。倪瓚清祕閣集：「荆溪山水之勝，覺軒王先生韞真潛德於其間。其曾孫允同，與余爲契姻。」

舒襟

三六五

卷一三姝媚敘：「送舒亦山游越」。

鄧牧伯牙琴「四明舒君來杭，爲余言某性嗜山，而家平壤，無攀躋之快，臨眺之適，病之。間嘗羅數石庭下寫數峯壁上盤桓其間久與相忘，忽若干巖萬壑自獻左右，則欣然笑曰是亦山也。故以亦山名齋。」載表元刻源集謂其名襟號亦山。

趙與仁

卷一憶舊遊敘：「余離羣索居，與趙元父一別四載。癸巳春於古杭見之，形容憔悴，故態盡消，以余之况味，又有甚於元父者。仰重余之惜，因賦此調，且寄元父當爲余愀然而悲也。」

卷三渡江雲敘：「次趙元父韻。」

又大聖樂敘：「華春堂分韻，同趙學舟賦。」

卷七臨江僊：「懷辰州教授，趙學舟。」

按漁妙好詞，趙與仁字元父號學舟宋史宗室世系表燕王德昭十世孫希挺長子。又按周密蘋洲漁笛譜有戲次趙元父韻「送趙元父過吳慶春官」諸詞知元父

固多與時之名流往還也。」

錢選

卷五華胥引叙：錢舜舉幅紙畫牡丹梨花。牡丹名洗妝紅。爲賦一曲並題二花。」

按畫史會要：「錢選字舜舉，號玉潭，雲川人。宋景定間鄉貢進士。元初吳興有「八俊」之號，以子昂爲稱首而舜舉與焉。及子昂被薦登朝，諸人皆相附取宦達；獨舜舉齟齬不合，流連詩畫，以終其身。」清河書畫舫錄與此小異。」

董嗣皋

卷三春從天上來敘：「乙亥春，復回西湖，飲靜傳董高士樓作此解以寫我愛。」

按成化杭州府誌董嗣皋字靜傳，錢塘人。寄跡黃冠中，博辯強記，談前朝典故，如指諸掌。作詩詞，不經思索下筆輒成。有西湖百詠詩行世。

張炳同東巖淨日禪師

卷一臺城路敘：「游北寺（別本作雪竇寺）訪同野翁，

曰東巖。」按宋詩記事九十三炳同字野翁新昌張氏子居明州仗錫寺。」四明山志：野翁宋亡之日，避跡仗錫，閉戶讀書。一時遺老家則堂，文本心黃東發，舒闔風，周伯弼咸與之游。

續燈正統「東炭淨日禪師都昌慶氏子，幼絕童祝髮。廬山之香林後爲開先無文燦第一座。由是譽聞日彰。景定中出主圓通繼領東林至元壬辰遷育壬未幾歸隱雪竇。」

袁易唐月心附

卷四木蘭花慢敘：「爲靜春賦。」

又瀟瀟雨敘：「泛江有懷袁通父，唐月心。」

卷七甘州敘：「和袁靜春入杭韻。」

按續弘簡錄袁易字通甫，長洲人。丰姿秀朗。不求進仕，行省使者將薦之朝，謝不可。辟署石洞書院山長，辭歸居吳淞具區間築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手自校定，著靜春堂詩集。與郡人龔璠，郭麐孫，爲吳三君子，趙孟頫嘗作頤雪圖貽以美之。又考靜春堂

詩集，有寄吳中諸友六，其四爲唐希賢月心。又有調月心及次月心見寄書懷，諸作。

戚名瑞

卷四甘州敘：「題戚王雲雲山圖。」

又探春慢敘：「乙亥客闔閭，歲晚江空，暖雨奪雪，篝燈顧影，依依可憐。作此曲寄子雲書之幾脫腕也。」

按方回相江集跋戚子雲詩，余三十年前獲交納於攜李戚君叔開。嘗示余岳陽樓長句，余驚歎駭服以爲異人。今老壽年八十無恙，猶爲處士而其子讀書於會稽之五雲山。名曰明瑞，字曰子雲復以詩鳴於江湖。」

史元史

卷三西河敘：「依綠莊賞荷，分淨字韻。」

按本詞有「醉裡玉書難認句，」句而文徵明甫田集：史守之越國公浩孫，衛玉彌遠之姪，禮部侍郎彌大之子。避勢遠嫌，退處月湖，甯宗書「碧芷」二

字賜之」。袁桷清容居士集有寄史允叟詩云：「碧
泚波清堪把釣，黃塵風急倦彈冠。」則允（元）叟
乃史守之也。

王迪簡

卷四聲聲慢敍：「西湖。（別本作與王碧山泛舟艦
曲。王戡隱吹簫，余倚歌而和，天闊秋高，光景奇
絕，與姜白石，垂虹游，同一清絕也。

按圖繪寶鑑，「王迪簡，字廷吉，號戡隱，越人，
善畫水仙。」

周 暕

卷三臺城路敍：「送周方山游吳。」

江昱疏按周暕字伯陽號方山泰州人。武林社，月泉
吟社第十九名。自署識字耕夫。又至大庚戌嘗爲白
珽作湛淵詩敍。

梁仲砥

卷六洞僊歌敍「寄茅峯梁仲砥。」

按至正直記遺編：宋末士人梁隆吉有詩名。其弟中

砥爲冠，師三茅山。又按陳深甯梅齋稿，王圭敬仲
集馬臻霞外集，白珽湛淵集，趙孟頫松雪集均有贈
詩。

李師善

卷五滿江紅敍：「澄江會復初李尹。」

按江陰志元時尹李師善字復初，范陽人。陸文圭爲
作去思碑，稱其五善。

屠 約

卷八清平樂敍：「過吳見屠存博近詩，有懷其人。」

按朱存理鐵網珊瑚夜山圖跋，約字存博，號月汀，
杭人。嘗作教授，以詩名。又袁桷清容居士集，楊
載仲弘集均有送屠詩。

卞南仲

卷六摸魚子敍：「爲卞南仲賦月溪。」

卷八壺中天敍：「壽月溪」

又南樓令敍：「壽月溪」按黃氏書目，卞南仲，字
應中。長興人，著溪居集又江行集。

于文傳

卷五臺城路敍：「餞于道應舉」

按文傳字壽道平江人，元史有傳。

漁隱

卷二聲聲慢：「賦漁隱。」

按鄧牧伯牙琴吳君自號漁隱，富春老儒也。

陸義齋

卷五臺城路敍：「陸義齋壽日自澄江放舟清游吳山

水間，放懷吟眺一任所適，所之既倦，乘月夜歸，

太白去後，三百年無此樂也」

卷八南歌子敍：「陸義齋燕喜亭。」

詳前陳恕可條下。

葉賓目

卷三桂枝香敍「送賓月葉公東歸。」

又疏題賓月圖按集遺虞道園稿有次韻葉賓目山居詩

十首。

吳立齋

卷四霜葉飛敍：「悼澄江吳立齋。南塘不礙雲山，

皆其亭名。」按曹伯啓漢泉漫稿有南塘戲贈主齋主

人詩。」

陳直卿

祝英台五敍：「寄陳直卿。」

按朱德潤存復齋續集有題陳直卿一碧萬頃詩。

陸處梅

卷四青平樂敍：「贈處梅。」

卷五摸魚子敍：「別處梅。」

卷五南鄉子敍：「爲處梅作。」

卷五如夢會敍：「處梅列芍藥於几上，酌余，不覺

醉酒，陶然有感。」

卷五清平樂敍：「題處梅家所南翁畫蘭。」

卷八木蘭花慢敍：「歸隱湖山書寄陸處梅」

卷八臨江仙敍：「甲寅秋寓吳，作墨水僊爲處梅，

吟邊清玩，時余年六十七。看花霧中不過戲縱筆

墨，觀者出門一笑可也。」

傅巖起

卷一三妹媚敘：「海雲寺千葉杏二株奇麗可觀，江南所無。越一日過傅巖起清晏室，見古瓶中數枝，云自海雲來。名芙蓉杏。因愛玩不去，巖起索賦此曲。」

按凡史泰定元年三月監察御史宋本李嘉賓，傅巖起起，言三公之職，濫得僧人。

趙文升

卷三甘州敘：「趙文升索賦散樂妓桂卿。」

又瑞鶴僊敘：「趙文升席卜代去妓寫懷。」

甘州敘：「趙文叔與余賦別十年餘，今方東游，文叔北歸，况味俱寥落。更十年觀此曲又當何如耶。」江昱疏按文叔與前文升當是一人。升叔亦字相似而訛。且詞內皆聲伎之感，與桂卿之散，去姬之懷，正同一意。

王信父

卷七水調歌頭敘：「寄王信父。」

邵素心

又木蘭花慢敘：「用前韻寄王信父」

卷四南樓令敘：「壽邵素心席間賦。」

燭影搖紅敘：「答邵素心。」

陳公明，姜子野

卷五虞美人敘：「題陳公明所藏曲冊。」

卷六石州慢敘：「書所見寄子野公明。」

卷七卜山音獻仙音敘：「題姜子野雲峯圖。」

笑倩

卷六長相思敘：「贈別笑倩」

卷八好事近敘：「贈笑倩。」

孫虛齋

卷二江神子敘：孫虛齋作四雲菴傳余賦之。

又寒翁吟敘：「友雲」

又祝英臺近敘：「耕雲」

又風入松敘：「岫雲」

伯壽

卷六清平樂敘：「爲伯壽題四花。牡丹」

卷六點絳脣敘：「芍藥」

卷六卜算子敘：「黃葵一名金錢」

卷六蝶戀花敘：「山茶」

白香巖

卷七摸魚子敘：「春雪客中寄白香巖王信父。」

卷七壺中天敘：「白香巖和東坡韻賦梅」

陳文卿

卷二臺城路敘：「寄姚江太白山人陳文卿。」

卷二風入松敘：「陳文卿酒邊偶賦。」

袁竹初

卷二水龍吟敘：「寄袁竹初」

章靜山

卷二臺城路敘：「章靜山別業會飲。」

趙鶴心

卷四木蘭花慢敘：「趙鶴心問余近况，書以寄之。」

魏叔臯

卷四摸魚子敘：「寓澄江喜魏叔臯至。」

吳子雲

卷五解語花敘：「吳子雲家姬號愛菊，善歌舞，忽

有朝雲之感此作以寄。」

焦雲隱

卷五瑤台聚八仙敘：「爲焦雲隱賦。」

滿春澤

卷五江城子敘：「爲滿春澤賦橫空樓。」

陸浩齋

卷七一枝春敘：「爲陸浩齋賦南梅。」

王彥常

卷七風入松敘：「與王彥常遊會僊亭。」

陳汝朝

卷七浪淘沙敘：「題陳汝朝白鷺畫卷。」

蔣道錄

卷六風入松敘：「贈蔣道錄溪山堂。」

葉書隱

卷八聲聲慢敍：「寄葉書隱。」

苗仲通

卷八清平樂敍：「別苗仲通。」

趙藥脯

卷一甘州敍：「題趙藥脯山居。見天地心，怡顏小

柴桑皆其亭名。」

季靜軒

卷二聲聲慢敍：「送琴友季靜軒還杭。」

任次山

卷二長亭怨敍：「為任次山賦馴鷺」

杜景齋

卷三暗香叙：「送杜景齋歸永嘉」

趙霞谷

卷五醉落魄敍：「題趙霞谷所藏親書詞卷」

周靜鏡

卷五壺中天叙：「詠周靜鏡園池」

王彥常

琴中

卷七風入松敍：「與王彥常遊仙亭」

卷六風入松敍：「聽琴中彈樵歌。」

雲麓道人

卷八清平樂敍：「贈雲麓道人。」

關於段庵旋燕子山僧集的我見種

種

柳亞子

燕子山僧集目次

(1) 燕子山僧遺像 (2) 舊詩 (3) 拜倫

詩選(附拜倫遺像) (4) 斷鴻零雁記及其

他 (5) 燕子龕隨筆 (6) 燕子龕書札

(7) 序跋雜文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定價八角(六折)

著作者 曼殊大師

編輯者 段庵旋

印行者 湘益出版社

總經理處 上海棋盤街 中原書局

(一)段氏以周瘦鵑燕子龕殘稿為藍本，添入拜輪詩選，碎簪記，斷鴻零雁記三種，加以新式標點，較諸周氏所輯，當然是漸近成功的作品，是我所承認為相當滿意的。(尤其是在燕子龕殘稿已絕版，人們欲求一讀曼殊作品而不可得的時候。)

(二)段氏有一最大誤點，即根據趙景深得聞於白采的傳說，斷定絳紗記焚劍記為並非曼殊作品，(原文：『余獲宜寶趙景深先生書，謂此二記為其友某君所造，實非師作』。所謂其友，不曉得是指景深的朋友，還是指曼殊的朋友？使人莫明其妙！)我關於此點，絕端反對，所得證據甚多，絳紗焚劍均用曇鸞署名，他們或疑曇鸞並非曼殊，然民國五年甲寅雜誌社出版亞東圖書館發行的絳紗記焚劍記合刊本，(章行嚴選定名永小說之一)前面有一個小廣告，明說蘇曼殊即曇鸞。證一。絳紗記獨秀叙：『爛柯山人前造雙杵記，余與曇鸞皆叙

之；今曇鸞造絳紗記，亦令爛柯山人及余作叙』。現在雙杵記前面，有的是兩篇叙，第一篇是獨秀山民的，第二篇便是燕子山僧的。如其承認燕子山僧就是曼殊，當然不能說曇鸞不是曼殊了。證二。民國五年新青年第二卷第四號上登的碎簪記，有獨秀後叙一，首說：『前者吾友曼殊造絳紗記，秋桐造雙杵記。』可見絳紗記的確是曼殊作品。證三。(段氏翻印碎簪記，不錄此叙，也許因為和他所聞於趙景深傳說矛盾，而特地刪去的。)由此三者，當然可以證明曇鸞就是曼殊。白采的錯誤，不辨自明，可惜白氏已死，無從根究他錯誤的來源了。

(三)段氏叙只提文學因緣暨漢英三昧集，而不及潮音，(湖畔詩社有重印本，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寄售)，悲慘世界，(上海泰東圖書館發行)非夢記，(見上海文明書局發行的小說大觀第十二集，民國六年——實際是七年——出版。天涯紅淚記。(見日本東京民國社發行的民國雜誌第一號，民國三年出版。)可見他搜羅曼殊作品的成績，較遜於落葉哀蟬的作者葛克信了，

（落葉哀蟬是考據曼殊作品的短文，見上海時事新報附張鑑賞內，我曾因牠的指示，發現到非夢記和天涯紅淚記的）還有粵人蔡哲夫印行的曼殊遺畫，段氏大概也沒有寓目。所以章太炎曼殊遺畫弁言：『子穀既死，遺畫十數幅，友人李根源印泉蔡守哲夫爲印傳之，』周瘦鵑刊燕子龕殘稿時，把『遺畫十數幅』五字落去，而段氏也仍其錯誤，不及改正了，不過我對於段氏的努力，總是十分欽佩的！（燕子龕隨筆第九條：『迦梨達舍，梵土詩聖也。英吉利騷壇推爲天竺沙士比爾，讀其劇曲沙君達羅，可以覘其流露矣。』文義本甚清楚，自周氏誤於比字斷句，將爾字連下，遂不可解。段氏亦沿其誤。還有，自迦梨達舍句起，另是一條，應跳行特起，周段兩本併入第八條內，都是不對的。）

（四）段氏所輯舊詩，隨筆，書札，叙跋雜文，都仍周氏的材料。缺漏很多，我現在各處搜集，已經補到的，有舊詩四首，（兩首見民國前九年上海出版的國民日日報附張黑闇世界，一首見民國元年上海出版的太平

洋報附張太平洋文藝集內高鈍劍所做的願無盡廬詩話，都是七絕，還有一首七律，是從曼殊友人鄭桐蓀處抄來的。）隨筆兩則，（一則見民國雜誌第一號。另一則見民國四年上海民權出版部印行的民權素第十二集，原名燕子龕詩話，實際和隨筆同一性質。詩話共十五則，其他十四則曼殊都會收入隨筆內，故此則我也把牠歸併做隨筆了。書札三十餘通，（有從南社叢刻補來的，有從曼殊手跡鈔出的。）叙跋雜文十二首。（梵文典自叙一首，曼殊畫譜自叙一首，秋琴遺詩叙一首，海哥爾氏名畫讚一首，露伊斯美索兒遺像讚一首，均從民國前五年日本東京出版的天義報錄出，女傑郭耳縵一首，嗚呼廣東人一首。從國民日日報錄出，南洋話一首，馮春航談一首，紀華洋義賑會一首，從太平洋報錄出，三次革命軍題辭一首，從本書錄出，送鄧邵二君叙一首，從友人處抄來，）將來如有刊印機會時，擬就所得材料，先編成一部燕子龕叢書，照中國舊書的式樣印刷出版，而且照我的癡想，等此書行世以後，再把現在已經發現的曼

殊作品，像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天涯紅，記，（此書不全）悲慘世界，（悲字應刪去，仍名慘世界），拜輪詩選，文學因緣，潮音，漢英三昧集等等，連我所編的燕子龕叢書，共同聚集起來，用新式標點，橫行排列，印成一部歐化式的蘇曼殊集，紙張裝訂，起碼要和朝音的原版本一樣優美。到這個時候，才比較地足使愛讀曼殊作品的人們，稍稍得着幾分安慰吧！末關附錄一欄，把我做的蘇玄瑛傳，諸宗元的曼殊上人塔銘，章太炎的書蘇元瑛事，曼殊遺畫弁言，日本僧飛錫的潮音跋，章太炎的初步梵文典序，——此文我未見，據楊鴻烈蘇曼殊傳引：『曼殊聞英人馬格斯牟維園林叢，皆有梵語釋，文雖簡略不能盡大義，然於名相切合不鑿，乃刪次其書，為初步梵文典四卷』，云出章氏叢書別錄三，但我處所藏的右文社本章氏叢書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三內，並無此文，只有梵文典叙一首，內容又完全不同，不知何故？希望楊君能將此文鈔出寄我，由清華學校柳無忌轉交。——梵文典

序，劉中叔的梵文典叙，熙州仲子的梵文典題詩，何震的梵文典題偈，河合氏——曼殊的母親——的曼殊畫譜叙，章太炎的曼殊畫譜叙，何震的曼殊畫譜後叙，爛柯山人的絳紗記叙，獨秀的絳紗記叙，碎簪記後序，胡寄塵魏秉恩的斷鴻零雁記叙，王玄穆的燕子龕遺詩叙，傅熊湘的燕子龕遺詩跋，周瘦鵑的燕子龕殘稿叙，段庵旋的燕子山僧集叙，蕭九重的燕子山僧集跋，楊鴻烈的蘇曼殊傳，葛克信的哀蟬落葉，柳無忌的蘇曼殊年譜，燕子龕書目提要，和其他關係於曼殊的東西，一併編入。）

附曼殊作品目錄

（甲）曼殊自著之部

梵文典八卷 據飛錫潮音跋及諸家梵文典叙，原書未見。

初步梵文典四卷 據章太炎初步梵文典，原書未見。

梵書摩多體文 據曼殊與某君書，原書未

見。

沙昆多羅 據飛錫潮音跋，原書未見。

娑邏海濱遯跡記 據飛錫潮音跋，原書未見。

見。

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分釋及旅程圖

據飛錫潮音跋，原書未見。

泰西羣芳名義集 據飛錫潮音跋，原書未見。

見。

巔海幽光錄 據飛錫潮音跋，原書未見。

燕子箋英譯本 據飛錫潮音跋，曼殊答莊湘

處士書，原書未見。

曼殊畫譜 據諸家曼殊畫譜叙，原書未見。

拜輪詩選 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兼發行，別

見燕子山僧集。

文學因緣 上海羣益書社出版兼發行。

潮音 湖畔詩社出版，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寄

售。

漢英三昧集 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兼發行。

悲慘世界 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兼發行。

斷鴻零雁記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兼發行，別

見燕子山僧集，又有梁氏英譯本，上海商務印書

館出版兼發行。

絳紗記焚劍記合本 甲寅雜誌社出版，上海

亞東圖書館發行，但單行本現已絕版，只附屬在

亞東發行的名家小說中。

絳簪記 見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四號，別見燕

子山僧集。

非夢記 見小說大觀第十二集，上海文明書

局出版兼發行。

天涯紅淚記 見民國雜誌第一號，已絕版。

燕子龕隨筆 見生活日報附刊生活藝府一九

至五二號，華僑雜誌第二，三期，民國雜誌第一

號，民權素第十二集，別見燕子龕殘稿，龕子山

僧集

乙 他人編輯之部

曼殊遺畫 蔣哲夫印行已絕版。

燕子龕遺詩 王玄穆編纂，柳亞子印行，已絕版。

燕子龕殘稿 周瘦鵑編纂，上海大東書局出版兼發行，已絕版。

燕子山僧集 段庵旋編纂湘益出版社印行，上海中原書局經售。

編者附記，此外尙有一沈尹默書曼殊上人詩稿一冊，張氏影光室印行，亞東圖書館發行。此冊所收即燕子龕遺詩全部，又補遺九首，末附沈君題詞，計詩七首詞二闕。出版時日大約係民國十年。現似已絕版。

書報批評

李武宗

(一) 孟世傑著的中國最近世史

近年來，中國幾個大書肆中，着實出幾部「中國近

世史」，但總是，非眉目不清，便是輕重倒置，大概這些編輯先生，都因書肆迫着工作，並沒有仔細按排，詳加整理的功夫，甚至編輯者自己，本沒有研究史學的興味，只因生活的壓迫，不得不每日寫幾行，這樣勉強的工作，還能望得好結果麼！

最近我看到一部孟世傑先生著的中國最近世史，似乎在我所看到過的幾部中國近世史中，不會有過這樣完密的著作，這部書，據我看來，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材料豐富，條理井然，——普通史書，往往不是材料過於簡單，便是頭緒紛繁，要材料豐富，而兼能一目了然者，一頗不易得，而本書則兩全其美了。第二，能提出要點——歷史最忌平板的敘述，坊間史書，類多令讀者讀得洋洋大文後，依舊不能找得其要點之所在，而本書能將每段重要之點，先作一綜合的敘述，且各段題文刷印字體，有大小之別，使讀者依字體的大小，以辨別重輕，又每章前有敘論，末有結論，揭出要旨，尤令人醒目。第三是評論公允警惕，且能誘起愛國心——著者對各史實的觀

察，詳細周密，故其評論，既公允得宜，又警惕醒人，文筆亦伶利暢快，能誘起讀者快感，凡遇辱國喪權之處，尤說得痛快淋漓，使讀者的愛國心，油然而起。所以我覺得這部書是值得閱讀的，而且值得介紹的。

按：著者孟世傑先生為燕京大學教員，本書全部共三冊，每冊定價六角，北京海王商店及中華書局，均有出售。

二一立達學會編輯的一般雜誌

一段是新近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月出一冊的雜誌，這雜誌三個好處：第一，是能指示青年生活的迷途，第二，能安慰青年生活的寂寞，第三，是文筆篇篇有一種特別風趣，使人百讀不厭。我現在單把牠的誕生號來證明我上面的幾個好處罷。其中有一篇薰子的青年的生活問題把一般青年的煩悶，洗得乾乾淨淨，讀了這文後，萎靡不振者立刻可勇氣百倍，牠其中有一段鼓勵青年的話：「拉黃包車是苦的，洗馬桶是臭的，但都是未做以

前既做以後才感到，若正當做時，不但放不來手，就連想著放了手的工夫也沒有，那還有什麼是苦！那還覺什麼是臭？……」這些話，何等勇氣，又何等有味！此外如巧尊譯的中國的國家秩序與社會秩序，也有使讀者了解中國現在的癥結及將來應行的道路，如聖陶的遺腹子，巧尊的長困，沈本權的學生雜誌批評，都是極深刻而有價值的文章。

現在的雜誌真多，東一種西一類，幾乎使智識慾旺盛的青年們，無所適從究竟去讀那一種好，有些文藝刊物，是堆砌了千篇一律所謂新文學的爛調，不是說「深藍色的天空，懸掛幾顆明星」，便是說，「親愛的，我們熱烈的接吻罷，」使人看了，不但不能得安慰，反而懺悔又白費了精神。有些近乎政治或關於青年問題一類的刊物，也老是抖圈子，反覆說他們灰色之話。我覺得一段，沒有上述的毛病。我承認一般夠得上說是現代中國所要求的雜誌。

按：一般編輯主幹為夏巧尊先生，上海開明書店北

京北新書局都有出售，每冊定價二角，全年二元。

(三) 商務印書館發行人文地理學

最近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二部地理書，一是張其昀先生著的人生地理學，一是王華隆先生著的人文地理學，張著凡三冊，此書衣頁註明為初級中學用，我覺得過於繁複，為一般人閱讀則可，為初級教科書，殊欠簡明。現在不去說牠，我單就王著人文地理學來評述幾句。我覺得人文地理中的世界產業狀況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因為產業的狀況，直接有關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直接有關於我們的日常衣食住，但王先生把產業一部分的事實，完全丟掉了，這似乎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缺點！此外關於政治地理方面說，除上述國家之起源與組織外，現在世界各國的國際情形及戰後地理上的新變遷，也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是學人文地理者的注目點，但是王先生又把這部事實放過了，這似乎也不能不使讀者失望！鄙意如此，很望王先生能加補這二部分的材料。

一九二六，雙十節於北京。

語絲

第一百〇一期

來函照登

豈明先生左右有餘姚羅鳴鳳君者學於澄衷而善作今語文慕管管激賞之於同事歎為我校之陳西澆焉羅君邇持貴誌第九十二期來慕管適以事赴杭乃託其友以抵於慕管請予具函聲明為同學洗恥辱云慕管統觀貴誌東巒君之文一首不著地址與夫投攷之大學並不言佈攷生之姓氏若隱惡者然而獨大書特書敝校之名稱兼及慕管之微姓其如是苟非輕視學舍之名譽即有怨讎於慕管之偏重文言也明矣語有之怨讎宜解不宜結慕管誠何敢曉曉更結不解之怨讎於人耶今請承認某生國文成績之惡劣其結論亦不過如東巒君之所謂「以偏概全」「賢愚不等」而已於敝校乎何損於慕管乎何傷哉願有不能不與東巒君討論者即東巒君認某生之惡劣文章由於「之乎者也為之障」而慕管則約計全文共三百八十言之字占二十固不為少矣乎者也三字各不滿二可謂絕無而僅有故以慕管之愚見但覺此文之「不亨」不關「之乎者也為之障」而在於思路不清言之

三七九

無序也思路不清關乎天資言之無序由無義法何無義法仍在平時不知精讀國故分析名著故耳天文人執筆最怕言之無序言之無序作文言固不通卽作語體亦何能使讀者明白耶慕管雖無似二十年前居東時亦嘗與教育今語雜誌略有些微之關係當是時獨角著有今語文十餘首刊於雜誌今泰東書局爲之集而行世者所謂章太炎白話文是也我性執着至死靡他顧獨不敢以今語文教我同學者無他自始作語體文者其終必不能作文言而其語體亦嫌「不亨」若精讀國文上智者可以文語兼善而中人亦得以語體應用自如吾人職司教育取法乎上旣嫌歐化語體之難曉卽不得不令學生潛心國學以斬文語兼善耳茲事雖艱力學可致居今之世實驗却難所以者何四周空氣無弗反常新刊書籍不文不白譬學齊語一齊人傳之而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然必謂楚語乃天下之正宗而齊語必不可學也雖斬吾頭亦不之信焉敝校確定注重國學爲辦學之宗旨效雖未視

較諸海上偏重英語其學生至不能寫便字條者固自有間試又假定東巒君所謂丁埠者譯作天津觀天津有名大學曰南開者其所刊週報總主筆所作語體文頗明暢可觀彼固儼然澄衷之畢業生也然則注重國學亦何害于語體文也哉請以此語語體文家東巒君解怨讎可乎後不復言又某生原作有所授課程除代數英文二課以外等句顯係初中一二年級學生口吻非畢業於澄衷者也本年畢業於澄衷中學者以唐鴻儒爲第一而賈矣華樹漢次之留校任事陳尊道復次之以首席考取聖約翰大學正科餘如繆進璇柳培澹錢益龔清浩曾詠清陳鍾儒吳志翔管光地鍾可新洪恩元洪錫元輩其國文考卷如何不可知要已取入南洋清華北京東南光華河海工程諸大學合爲敝校聲明者也乞將此函登入

貴誌如羅君旨儻得一洗恥辱以爲幸諒

貴誌揭登東巒君之文於前斷不容割棄此更正函於後也順

頌

撰祺

曹慕管謹啓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